

國

朝

文

錄

榕村全集文錄引

榕村全集安溪李文貞公著文貞之學本之朱子而能心知其意極推透以暢其旨不阿附以蓋其失所著書甚具周易尤爲專門承脩之書亦冠絕一代其見於文者大半夫子之言性與天道與所著之書相表裏首卷爲觀濶錄皆論學論經論性論諸儒論治之作宛然朱子全書規模次爲經書筆記讀書筆錄筆錄曾經御覽其辨甚析後數條剛發泰交謙受之旨用意尤深次爲春秋大義春秋隨筆尙不脫胡氏習氣次爲尙書句讀次爲周官筆記次爲初夏錄分爲誠明大學中庸仁智孟子通書太極人物人心

天地性命喜怒等篇次爲尊。朱要旨析爲理氣心性氣質智仁勇  
知行立志主敬等條類。皆闡奧抉疑發前人之所未發。次爲象數  
拾遺。予不能盡通其說。次爲景行摘記。則生平所嚮往而誦習者  
也。第十四卷以下始爲序記論說解辨雜著講義頌疏劄子書傳  
墓誌祭贊箴銘等文。文格力取法昌黎而去其駁雜氣味近乎子  
厚而加以精醇。四庫全書提要目爲闕深肅括實爲盡之蓋儒  
家淳實之文異於才人之放浪亦文士苦心之作異於講學家之  
平板者也。今惟錄其序記以下文之明切於事理者得若干篇。其  
他窮性命析理氣闡圖書原象數者率不錄。非敢略也。以爲此皆

執經之心執聖之權極理之要當與宋五子書並讀而不當與唐  
宋八大家同觀故不敢遽出以餉人也昔閻百詩先生謂東周無  
孔子堯舜如長夜南宋無朱子孔子如長夜予則謂當今無李厚  
庵先生雖朱子亦如長夜以之從祀孔廟實爲允宜乃予前言之  
盧容庵先生欲其以李文貞公與湯文正公並講而文貞不與其  
後閩人奏祀黃忠正公而文貞復不與非憾事歟吾師莫寶齋先  
生爲陽明之學者也亦心服文貞解經之精謂近世嘖有煩言須  
俟五百載論定之後豈非然哉上高李祖陶撰

榕村全集文選目錄

卷一

進讀書筆錄及論說序記雜文序

進大司樂釋義及樂律論辨序

大學古本私記舊序

韓子粹言序

名文前選序

己丑房書遜志集序

代

家譜序

國朝文獻  
上諭泰山脈絡恭記

河圖論

聞樂知德論

留侯武侯論

人說一

人說二

詩說

朱陸析疑

卷二

讀韓子

記握奇經

算法

厯法

文廟配享私議

課王生仲退

書漢書諸侯王年表後

蠟丸疏

覆樂律數表劄子

命魏廷珍等寄示學習樂律所得覆奏劄子

御製朱子全書序文發示恭謝劄子

賜示輿地全圖覆奏劄子

孝子王原傳

施將軍逸事

書吳伯宗尋弟



榕村全集文選卷一

安溪李光地厚庵著

後學上高李祖陶欽

高安胡照離午

○○進讀書筆錄及論說序記雜文序

康熙十有九年閏八月之五日

皇上退朝

御乾清門顧問

臣

光地家居所作文字若干，臣不勝

惶懼歸而收拾舊業，大抵皆經生家言，不足以塵乙夜之覽，又不  
敢以虛清問謹以讀書筆錄四十條及論說序記之關於學者  
十篇繕寫爲一卷進呈而恭爲之序曰：臣惟學之於天下大矣，自

古○未○有○言○學○者○言○之○自○殷○高○宗○與○傅○說○始○彼○其○所○謂○多○聞○學○古○時○  
敏○遜○志○與○夫○教○學○之○相○半○終○始○之○克○念○又○曰○非○知○之○艱○行○之○維○艱○  
此○皆○自○後○世○聰○明○才○智○之○士○所○不○屑○置○意○於○其○間○者○而○彼○以○天○縱○  
之○君○帝○賚○之○佐○孳○孳○相○勉○若○將○不○及○是○以○君○則○繼○成○湯○嘉○靖○丁○殷○  
國○臣○則○與○阿○衡○媲美○于○有○商○學○之○關○于○治○道○有○如○此○蓋○古○今○之○言○  
學○者○莫○不○曰○帝○王○之○學○與○儒○生○異○臣○以○爲○不○然○夫○溺○于○技○藝○滯○于○  
章○句○以○華○藻○自○娛○以○涉○獵○相○高○豈○獨○帝○王○哉○雖○儒○生○非○所○尚○也○若○  
夫○窮○性○命○之○源○研○精○微○之○歸○究○六○經○之○指○周○當○世○之○務○則○豈○特○儒○  
者○之○所○用○心○帝○王○之○學○何○以○加○此○蓋○高○宗○所○謂○恭○默○以○思○者○性○命○

之源○精○微○之○歸○也○其○所○謂○學○而○有○獲○者○經○訓○之○旨○也○其○所○謂○監○而○罔○愆○者○當○世○之○務○也○此○古○今○言○學○之○宗○亦○古○今○爲○學○之○準○也○肆○我○皇○上○天○挺○其○姿○神○授○之○識○生○知○乃○復○好○古○將○聖○而○又○多○能○然○皆○習○焉○而○不○留○過○焉○而○遂○化○詩○文○字○畫○歷○算○工○巧○莫○不○精○其○道○焉○而○無○所○滯○於○心○其○所○以○潛○思○實○體○朝○講○夕○誦○積○年○累○月○而○不○懈○寒○暑○風○雨○而○不○休○則○非○堯○舜○之○道○不○使○陳○於○前○也○非○天○人○性○命○之○書○不○以○遊○於○意○也○臣○愚○無○知○竊○謂○

皇○上○非○漢○唐○以○下○之○學○唐○虞○三○代○之○學○也○臣○窮○海○末○儒○蔽○於○聰○明○之○不○足○局○於○聞○見○之○孤○陋○四○十○無○聞○沒○身○爲○恥○今○太○陽○之○下○燭○火○

益微抱卷趨。阻越無地。然臣之學。則仰體。

皇。上。之。學。也。近。不。敢。背。於。程。朱。遠。不。敢。違。於。孔。孟。誦。師。說。而。守。章。句。佩。服。儒。者。屏。棄。異。端。則。一。卷。之。中。或。可。以。見。區。區。之。志。焉。臣。又。觀。道。統。之。與。治。統。古。者。出。於。一。後。世。出。於。二。孟。子。序。堯。舜。以。來。至。於。文。王。率。五。百。年。而。統。一。續。此。道。與。治。之。出。於。一。者。也。自。孔。子。後。五。百。年。而。至。建。武。建。武。五。百。年。而。至。貞。觀。貞。觀。五。百。年。而。至。南。渡。天。東。漢。風。俗。一。變。至。道。貞。觀。治。效。幾。于。成。康。然。律。以。純。王。不。能。無。愧。孔。子。之。生。東。遷。朱。子。之。在。南。渡。天。蓋。付。以。斯。道。而。時。不。逢。此。道。與。治。之。出。於。二。者。也。自。朱。子。而。來。至。我。

皇○上○又○五○百○歲○應○王○者○之○期○躬○聖○賢○之○學○天○其○殆○將○復○啓○堯○舜○之○  
運○而○道○與○治○之○統○復○合○乎○伏○惟

皇○上○承○天○之○命○任○斯○道○之○統○以○升○于○大○猷○臣○雖○無○知○或○者○猶○得○依○  
附○末○光○而○聞○大○道○之○要○臣不○勝○拳○拳○

以高宗傳說爲論學之宗遂極論帝王之學與儒生本同既以  
頌揚亦自見身分

○進大司樂釋義及樂律論辨序

○臣○惟○古○之○王○者○治○定○功○成○則○必○有○作○蓋○非○苟○爲○彌○文○以○飾○觀○聽○而○  
○已○禮○樂○不○可○斯○須○去○身○亦○不○可○以○一○日○不○行○于○天○下○是○故○尊○卑○上○  
○下○截○然○有○制○民○志○定○而○遜○讓○之○風○行○者○禮○之○實○也○君○臣○父○子○藹○然○  
○相○親○人○心○和○而○敦○厚○之○俗○成○者○樂○之○意○也○○純○粹○中○正○之○論○篤○其○實○而○舉○其○文○厚○其○  
○意○而○修○其○節○則○禮○樂○之○用○所○以○著○因○其○節○文○而○求○其○實○意○則○禮○樂○  
○之○道○所○以○存○自○漢○以○來○禮○樂○崩○壞○不○合○于○三○代○之○意○者○二○千○餘○年○  
○而○樂○爲○尤○甚○蓋○自○諸○經○所○載○節○奏○篇○章○器○數○律○呂○之○昭○然○者○而○紛○  
○紛○之○說○終○不○能○以○相○一○又○况○乎○精○微○之○旨○所○謂○與○天○地○同○其○和○者○

哉。臣逃亂空山之中。僅以十三經自隨。間以暇日參取經文之及於樂者。會萃成編。深思極索。追求古人作樂之本。與夫羣言旨趣之同。蓋有互相發明者。自大舜后。夔以至武王周公。若合一契。信乎大樂之必易。而今之樂由古之樂者。斯言不我欺也。居嘗別爲樂理樂節樂章樂舞樂器樂律六篇。以諸經之文爲主。以史記漢書淮南以下諸說爲輔。將以下成一家之言。上備有司之采。條貫已具。潤色未完。其已脫稟者。則周官大司樂釋義及論說駁爲。竊不自量。繕寫爲一卷。進呈伏惟。

皇上純誠至孝。舜之所以感神也。於鑠王師。武之所以求定也。文。

德武功巍然煥然。今四方粗靖，稽古禮文之事，勢當相沿而起。昔  
魯雨生謂禮樂百年乃可興也。臣竊疑之。蓋雨生知高祖之輕儒，  
術故爲是言以避召命耳。若夫禮樂則豈可一日不行於天下而  
必待百年不可知之化哉。今四海靡靡，風聲頽敝，等威無辨而奢  
僭不可止，聯屬無法而鬪爭不可禁。奢僭者犯上之階也，鬪爭者  
作亂之本也。由此言之，辨上下以定其志，教親愛以導其和，此誠  
禮樂之實之意。其講之豈可一日緩哉。記曰：無本不立，無文不行。  
神而明之者本也，舉而措之者文也。謂宜搜召名儒，以至淹洽古  
今之士，上監於夏商，近稽自漢唐，以降考定斟酌，成一代之大典。



以叔天下而絕萬世。臣雖區區末學。猶將執持所見。與諸儒上下其議。論焉至於建中和之極者。一人之事。專其業。精其藝者。世官之守。非敏所能知也。

淳意高文發揮亦極有力

大學古本私記舊序

大學舊本自二程子各有更定。朱子因之。又加密焉。訂爲今本。然五百年來。不獨持異議者不允。自金華諸子。元葉丞相。明方學士。以至蔡虛齋。林次崖。數公。皆恪守朱學。而羣疑朋興。遞有竄動。所不能泯然於學者之心。補傳其最也。地讀朱子之書。垂五十年。凡如易之卜筮。詩之雅鄭。周子無極之旨。邵氏先天之傳。呶呶紛拏。至今未熄。皆能燭以不惑。老而愈堅。獨於此書。亦牽勉應和焉。而非所謂心通而默契者。間考鄭氏注本。尊逐經意。竊疑舊貫之仍。文從理得。况知本誠身二義。尤爲作大學者樞要所存。似不應使。

○涵○於○眾○目○中○而○致○爲○陸○王○之○徒○者○得○以○攘○袂○扼○腕○自○託○於○据○經○詰  
○傳○以○售○其○私○也○緬○維○朱○子○平○生○用○力○此○書○爲○多○持○此○有○年○迴○惶○倚  
○閣○又○念○朱○子○之○道○非○一○時○之○道○蓋○將○取○信○於○天○下○萬○世○焉○爾○自○當  
○時○晚○山○陬○生○挾○難○競○質○沛○然○如○江○河○之○決○無○閉○拒○者○則○今○日○之○聽  
○獎○於○爵○而○援○鶉○已○遠○爲○宜○直○其○所○見○待○方○來○之○朱○子○而○折○中○焉  
○以○篤○信○之○衷○而○堅○持○此○論○所○以○爲○天○下○之○公○文○亦○神○不○外○散

○韓子粹言序

韓子之文之學。非漢以下。其周之衰。講切於孔氏之徒者乎。故言其糲。孟子者。非獨文家如歐蘇稱之。雖二程亦云。然學自濂洛後。真儒輩出。於今益光矣。譬之日馭公。其啓明乎。譬之行旌公。其慮無乎。若文之一道。則其至者簡質明銳。以視西漢能者。邈乎過之。八百年來。聲希響絕。不可追矣。公言學聖人之道。自孟子始。吾亦言學古人之文。自公始。雖然。公平生不以文人自域。而公之學由文入者也。故其所玩愛。以嬉者。竝傳於今。不廢。朱子所謂浮華放浪之習。富貴利達之求。公蓋不自掩焉。今摘公文授子孫輩。則擇

其發於理濟於事者而文之簡質明銳亦似非他酬酢所及欲令後生識文章之正的且以發明公之雅志嗚呼公欲削孫揚之不合者附於經有能用公之意釐公之書者則度越况雄爲不少矣愚謏非其任也

韓文專取其簡質明銳蓋又是一副眼孔故先生之文輒似之

○名文前選序

制舉之文可傳乎。曰可。其原蓋出於義疏之流。而稍叶以俳優者。也。其法雖起於熙甯之新學。然觀洛閩以來。訓義講說。用其體者。多矣。蓋窮經之學。以剖析爲功。故談經之文。亦不以櫛比爲病也。由是觀之。制舉而能有發於聖賢之意。有助於儒先之說。雖與義疏注解。佐佑六經可矣。前代自洪永之間。設科取士。以經義爲先。至於中世。王錢諸家輩出。而其道始盛。今擇其至者。則不過熟讀章句。或問大全之書。專精於先儒之說而已。以故其取財甚雅馴。非涑灑涑洛之精華不收也。其持論甚敬謹。非孔孟程朱之聲歎。

不○貌○也○其○傳○神○甚○微○細○非○聖○賢○之○語○脈○文○意○則○不○敢○搏○合○控○勒○而○  
縱○橫○以○驚○驅○也○後○之○讀○者○以○爲○質○此○如○成○周○之○季○謂○先○進○野○人○者○  
以○經○義○初○指○揆○之○既○極○彬彬○無○以○加○已○嘉○隆○以○後○異○說○盛○流○師○傳○  
毀○棄○材○則○兼○收○夫○子○史○論○則○出○入○於○秦○漢○又○其○甚○者○則○佛○老○之○緒○  
餘○糟○粕○而○已○至○於○破○體○壞○法○踴○躍○倒○尤○韓○子○所○謂○雜○亂○無○章○而○  
轉○相○夸○毗○侈○爲○至○極○彼○不○知○經○義○設○科○之○意○初○不○如○此○也○我○  
朝○始○復○表○章○經○學○尊○重○儒○先○程○朱○之○書○廢○而○復○用○斯○文○之○選○蓋○將○  
跨○越○前○代○雖○然○觀○前○代○制○科○盛○晚○之○際○蓋○古○人○所○謂○採○風○閭○樂○正○  
變○之○林○治○忽○之○微○也○讀○者○其○可○無○辨○乎○是○選○也○得○於○正○嘉○以○前○者○

多而隆萬理法之未漓者附焉。目之曰前選。

制藝初體如此讀之真逸然天上。取材甚雅馴持論甚敬謹  
傳神甚微細惟先生能爲此言惟先生之文能得此意



○已丑房書遜志集序代

爲文貴清而賤濁。何則神氣盛則清。衰則濁也。水之源盛。故雖挾  
潢汙驅塗泥而不渾。及其源塞流斷。則與溝瀆沼沚同觀。葦茂萍  
青。無益於穢也。人之盛也。耳目言貌。清明益溢。或衰病則反是。繁  
詞縟飾。無益於昏也。雖然神氣者物之主。而有所以主乎神氣者。  
則其道大而說長矣。以文章一事論之。詞氣之清。由于神氣之盛。  
神氣之盛。根於義理之明。義理之明。本於學術之端。與人心之正。  
是亦道大而說長者也。國家養士七十年。尊經崇儒。以一天下  
之趨。於是人文之成。變而逾上。彬彬之運。不期而然。已丑之春。十

五國鄉賓者與計偕來。余忝分校焉。榜發之晨。聽禮部吏唱姓名。則余平日傾心宿仰之畏友爲多。覆檢其文。又喜名實之無相謬也。諸君釋褐後。富有以窗藝相投者。大抵與闡文氣味皆近。理真而詞健。格整而聲和。昏緩浮囂之氣。警然收肅然靜矣。閒與同學成君綱齋精搜而詳擇之。得三百餘首。或疑其才氣浩瀚。辭藻淹茂者。反不錄焉。余曰。是選之意。欲揚其波。而使之彌清。故不得不有所棄也。歌舞之後。與之挹山水之觀。梁肉之餘。爲之進清芬之味。固宜有索然興盡者。然及其氣之平。神之靜。亦莫不樂此之景。遠而味長也。然則豈獨作文者發於神氣之流。讀文者亦關乎神。

氣之效。余故敍之以寓鄙意。且以問南中之故人。余言狂乎否也。猶有多名下而文闕焉。未之見者。庶幾續此而贈我以兼金乎。清氣往來讀之。令人意遠。

家譜序

余家宗禮有古之遺者。四執鬯者。或以宗。或以爵。或以年德。然祝  
嘏之辭。則宗子先焉。蓋亦猶宗法之權也。有達者。則以其秩祭。無  
達者。則以祖田備士禮焉。蓋亦猶世祿之變也。廟奉遠祖。不附近  
親。然有貴者賢者。有勤勞於祖宗者。則升配食焉。蓋亦猶宗有德  
者之道也。先是祭止於春秋先君子攷諸伊川家廟。以冬至祭初  
祖。元日祭先祖。法而修之。以合氣始形始之義。蓋亦猶古今祭禮  
之衷也。故曰魯一變。至於道。禮缺有間矣。吾宗斯其近古者乎。若  
夫譜之設。所以濟宗之窮。吾家之譜。其爲善亦有三焉。本以宗法

○語○譯○正○大○

而聯之所以長長也。標其壽命而榮之所以貴貴也。繫之傳紀而彰之所以賢賢也。三者備矣。然後昭穆序焉。名分嚴焉。勸戒彰焉。嗚呼。自樸祖以來。二百餘年。所以維繫糾結而不愈疎。代有修明。功豈鮮哉。革命前後四十年間。乾道變化。巨室凋零。衣冠宗廟之貽。譜牒莫繫之繼。燬滅銷沉於兵火流亡。所在而是。繫吾祖之澤。基址依然。文獻足徵。族屬散而遷聚。詩書歇而復興。先君子恭承祖志。始出大難之中。靡有室家。營廟是首先靈。既妥。覃及于宗。於是蒐拾遺乘。屬仲父以經始。是謂也。成於癸丑之冬。遭閩大亂。未刻以頌。先君子拳拳賣志。焉越已未。夏仲季二父。掀舊文而盡心。

諏宗老以遂事。修改研摩。益備以精。兄弟外親之強力通敏者。又相與校而成之。族人赴義。資足工良。於是譜與宗二者俱煥光地。讀之泣然興曰。宗譜之修廢。家之興衰之占也。夫家替於際。陸於聚宗與譜。所以聚其睽而使之有統也。夫是以入廟者觀譜者。識長長之義。則知所以尊祖焉。識貴貴之義。則知所以尊王焉。識賢賢之義。則知所以尊聖焉。夫能尊祖尊王尊聖。而其材不蕃。家不大者。未之前聞。嗚呼。祖宗崑岷也。孫子河淮江漢也。合而分。分而至于不可復合。自非有疏濬者而道之歸。勢且相衝。相激。相齧。相觸。渙散橫流而不可止。故夫親疎不敘。恩義不修。而敦倫圯族。終

于離且乖者何以異。是由此言之。修宗譜者之功。不在禹下。其亦可法也。夫其終不可忘也夫。

正大典則不刊之文

上諭泰山脈絡恭紀。

臣嘗因奏事罷

上顧問泰山之脈何處生來。臣以中州之脈對。且曰古泰山在河之南。今河既南遷。則泰山在其北。應是山脈已爲河斷。

上曰非也。果是山脈。水不能斷。泰山之脈乃自遼左而來。今金州與登州夾岸相對。纔數百里。海中有山島十餘。錯落橫渡。卽山東諸山脈絡從來處也。臣退而伏思之。禹貢導山自導嶧及岐。至入于海。是一條。西傾朱圉。鳥鼠至陪尾。是一條。導嶓冢至大別。是一條。岷山之陽。至敷淺原。是一條。四條之列。自北而南。中原形勢大



略盡矣。獨疑青兗徐揚之山不在四條之內。謂非水所經。歟。則充  
乃河入海之處。揚乃江入海之處也。謂其山不足表識。歟。則岱宗  
嶽之長。嶠夷陽之谷。堯舜所測。侯而柴望也。謂非禹跡所掩。與。則  
禹治水。施功。正自兗青始。故前敘九州。既以岱表青徐之域。又曰  
蒙羽其藝。且傳載禹會諸侯于會稽。正揚州之鎮也。而四條之山  
無一及之。何耶。又此四條者。惟北條曰至于碣石。八千海。其餘三  
條。或盡于豫州。而曰至于陪尾。或盡于荊州。而曰至于大別。或盡  
于揚州之上游。而曰至于敷淺原。皆不紀其入海之山。比之北條  
爲甚短。又何耶。說禹貢者。略而不講。蓋數千年矣。今恭繹

聖誨還證古經然後知禹貢四條之山但以中原脈絡可見者言之耳北不踰塞垣南不踰嶺微蓋其脈絡不在九州中土則禹跡之所未窮也泰山之脈既自塞外橫海而來自登萊以盡于青徐而江浙閩廣之脈又皆自嶺外迴環抱江而上自江右之大庾嶺分支南盡於閩廣而北盡於江浙此兩條者蓋天作而地成之以爲中原之左右藩護而推其脈絡所自來則非中原之山而塞嶺以外之山也塞嶺之上流禹所未至故禹貢於導山闕之也夫是以北條諸山盡于冀州之境者不得不長其餘三條諸山接于青兗徐揚之境者不得不短此以知聖人之智沿流溯源如此其精

而聖人之經存信闕疑又如此其謹倘非

皇上灼知而發明之則遺經之指千載夢夢也臣恭惟

皇上之學既專於道德性命之源而其暇力則自易象律歷天文  
地理算數聲音農田水利無一不窮其理造其妙心堯舜禹之心  
傳堯舜禹之道故凡堯典之歷象舜典之樂律禹貢之山川亦至  
是而始一明也臣不勝惶悚

聖說奇創文更本禹貢以發揮之而又推出江浙閩廣之山脈  
亦皆自嶺外迴環而來實能盡字內之奇發千古之覆

○○○河圖論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明於陰陽之運。察乎日月之紀。窮乎鬼神禍福之徵。究乎人事吉凶之兆。故立象以盡意。衍著以極變。使夫知其道者。則知神之所爲。而玩其占者。亦足以獲天之祐。而動无不利。然則聖人之於易。雖微河圖。其可無作乎。蓋圖者天之所以啓（二）○語○說○得○不○實○聖人之心。易者聖人所以承天之意。天人之際。未有不相符。而可以有作者也。自孔子大傳所列十數五位。若指諸掌。又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而究其蘊。則曰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嗚呼。可謂盡矣。變化日行于天地之間。凡夫動靜明晦開闔出入枯菀。

存○化○之○雜○然○於○吾○前○者○皆○是○也○而○其○所○以○然○之○機○則○謂○之○鬼○神○夫  
天○地○之○所○以○爲○天○地○者○以○有○鬼○神○變○化○也○而○河○圖○具○焉○然○則○作○易  
之○精○意○亦○舍○圖○奚○取○哉○仲○尼○既○歿○易○道○湮○廢○自○卦○爻○之○詞○昭○然○具  
存○固○已○盡○失○其○義○又○况○乎○天○人○授○受○之○秘○有○在○於○語○言○文○字○之○表  
者○無○惑○乎○其○不○傳○也○漢○之○儒○者○雖○不○能○曉○暢○精○微○而○守○之○未○失○至  
于○有○宋○經○學○爲○盛○而○異○言○轉○多○劉○牧○以○九○爲○河○圖○十○爲○洛○書○比○之  
舊○傳○正○爲○顛○倒○歐○陽○修○不○信○大○傳○遂○與○河○圖○洛○書○皆○以○爲○贗○而○非  
棄○之○惟○朱○子○表○章○發○明○而○圖○書○始○顯○然○自○元○以○來○挾○異○見○而○滋○孳  
疑○者○尚○不○勝○其○紛○拏○故○四○千○餘○年○理○義○象○數○之○宗○書○契○文○字○之○祖

以○至○于○今○昧○昧○也○愚○學○易○十○餘○載○既○知○返○之○圖○書○以○求○其○端○而○竊  
疑○夫○爲○之○說○者○何○紛○然○其○擾○也○於○是○盡○去○五○行○生○克○之○論○獨○以○陰  
陽○奇○耦○之○數○縱○橫○而○推○之○逆○順○而○播○之○然○後○始○得○不○疑○于○圖○書○之  
理○與○夫○聖○人○所○以○則○之○之○由○蓋○河○圖○之○半○奇○半○耦○者○兩○儀○之○分○也  
四○方○者○四○象○之○判○也○一○二○三○四○六○七○八○九○互○爲○內○外○者○入○卦○之○交  
也○中○宮○五○十○者○太○極○元○氣○之○所○居○也○此○其○大○致○也○以○其○分○限○言○之  
則○陽○始○於○北○而○盛○於○東○消○於○南○而○終○於○西○故○在○圖○之○奇○數○則○北○東  
居○內○而○南○西○居○外○也○陰○始○於○南○而○盛○於○西○消○於○北○而○終○於○東○故○在  
圖○之○耦○數○則○南○西○居○內○而○北○東○居○外○也○內○者○主○之○位○也○外○者○賓○之

位也。得位為主而用事。則日進而盈。失位為賓而不用事。則日退而虛。夫自寒暑二氣之所以升降。日月明魄之所以死生。大而元會之所以循環。細而呼吸之所以出入。無一非盈虛之變也。無一非內外之交也。君子小人之進退。天理人欲之消長。學術之所以邪正。世道之所以汙隆。無一非盈虛之變也。無一非內外之交也。甘苦之相生。憂樂之相因。禍福之倚伏。吉凶之反覆。無一非盈虛之變也。無一非內外之交也。以易而言之。則乾龍之潛藏而天地之心見矣。如豕之蹢躅而冰霜之勢成矣。內陽而外陰。則為泰交之盛矣。大往而小來。則為斂德之時矣。是故內外之位。賓主之分。

進退之勢盈虛之理圖者圖此者也卦者畫此者也以邵堯夫八卦之位觀之則自震之一陽歷離兌之二陽以至於乾是左方之卦皆陽內而陰外無異夫河圖之左方也自巽之一陰歷坎艮之二陰以至於坤是右方之卦皆陰內而陽外無異夫河圖之右方也然則所謂則圖而作易誠如合符而比簡非天地不能開其先非聖人不能承其繼也若夫五行之儀四象之文生克之變老少之交得乎此者其於衆說統之矣欲歸夫易卦之本指其無先以衆說亂之而可哉

精論獨闢中間直包括無遺



○聞樂知德論

禮樂二者皆聖人所以治天下之具。然禮先而樂後。禮以制治而樂以成象。故曰於樂觀其深矣。言其本於性情。流乎德化。其效至於滌肌浹髓而不自知。故孝經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移風易俗莫善於樂。此知政知德之說也。且夫政與德固相爲表裏之謂非政則德無所施。非德則政無所本。德者人君所躬行而心得而禮樂則皆政之屬也。今以政歸禮以德歸樂。何哉。蓋本德以敷政則禮於是行而民以節矣。以其先也。故言政者歸之禮也。政成而德洽則樂於是興而民以和矣。以其後也。故言德者歸之樂也。雖然

此下重加洗滌

樂之所自作者非一。有陳祖宗之功德者。則如商之元王。相土。成湯。武丁。周之后稷。公劉。古公。王季。后嗣述而歌之者。是也。有象已之功德者。則如韶樂作於舜。大武作於武。九成以象代堯。六成以象滅商。聽其歌。觀其舞。則知其當日之事與志者是也。若乃朝會燕饗。征行愷還。則敘其交歡之心。致其勸勉之誠。道其閔勞。盡下之意。於以被之絃歌。用之朝廷學校。至於民間鄉黨閭巷之樂。則多采之謠俗。之所得。如周有二南。邶。鄘。以下十五國之什。漢有趙代秦楚之謳。而擇其辭之美。志之善。可以語。可以道。古於以用之。黎庶。而以感民心。以淑民身。此則樂之大致也。然此四者源流。

之所自不同。而皆謂可以觀德。則又何哉。蓋祖宗之德。德也。已之

解得牛黃。

德亦德也。上下交而志同。德之行也。感人心而天下和平。德之至

又以後代反證之。

也。故曰聞其樂而知其德也。漢氏以還。四者之迹僅存。而其意微

矣。故郊廟宮庭間巷之所用。猶是也。然班固謂漢郊廟詩歌。未有

祖宗之事。則所謂陳祖宗功德者。無矣。武帝天馬之歌。汲黯之所

不悅。秦王破陣之樂。魏徵之所不觀。則所以象已之功德者。悖矣。

君臣賡答之詩。固多有之。然頌美相悅之辭多。而忠愛交勉之誠

寡。且又未嘗叶管絃。示臣庶也。則朝廷學校之聲。衰民間沉沔。鄭

衛之俗。千年不變。而鄉黨間巷之音。歌所以然者。其立國根本。既

無積德累仁之事。而又禮法之不制。教化之不修。三綱之不正。九疇之不敍。太和之俗不成。故雅頌之聲不興。使其樂猶在也。吾知不必季札子貢而知其德之涼矣。然則樂之道其終不可復乎。曰亦視其德而已矣。孟氏有言。今之樂由古之樂也。祖宗功德不可強矣。誠能制禮法。修教化。正三綱。敍九疇。其本正矣。然後取郊廟朝廷之樂。潤色其聲音。略論其律呂。務使學士大夫皆能習其文。而知其意。拊其節。而通其道。至民間之樂。雖未可以驟變。然所謂默成於風俗。而潛移於人心者。其理不可誣也。風俗既成。人心既移。則卽今俗樂。而頗采姚江王氏之論。取其有孝弟忠貞節烈之

行而歌舞之以興善志以助淳風以爲復古樂之漸禮樂之道夫豈遠乎哉此之不務而列代修文之主好古之儒方且役智弊神于黍尺鍾律之間似乎伶倫之簞不得而樂卒不可興者此劉向臯陶之刑之論可爲三復而歎息也

條晰指陳洞中理解文亦縱放收束極乎自然

○ ○ 留侯武侯論

留侯武侯皆漢之傑也。論者或以留侯出必於其機，應必於其會。其事漢也，若賓其避漢，封以行其志。若神龍之變化於八紘之內，而不可羈以參也。武侯者，正志於結托之初，自任以復興之重。忘乎時之不可為，以瘁其軀。於是乎疑二子者所學之術，殊所趣之致，異故其出處始終大較不同。若此，雖然君子之於人，蓋莫大乎論其世也。留侯之君，非漢也。韓也。雖識漢王於邂逅之間，知天授之主，而韓國猶存，則於漢有不純臣之議。及乎韓亡而歸漢，而後主臣之交定矣。前此之往來去就於漢者，蓋古之君子拳拳故舊。

之心。豈若戰國之士。朝暮秦楚者哉。九域已一。叛亂已除。雄都已建。嫡貳已定。時則謝成功。遠人事。託意寓言。導引辟穀。武侯處草廬之中。承三顧之誼。投合之契。厚許與之分明。及乎託六尺而專國命。統戎行而興漢室。任重道遠。無有休時。蓋其職然也。假令所○謂○論○世○正○須○及○復○推○物○留侯生季興而負重寄。充其傾家報韓之心。鞠躬效死。殆非所難。而使武侯從容指顧之間。大業早就。則躬耕之初。服淡薄之本。其與飄然世外遊者。意豈異哉。論者又謂武侯宏毅忠壯。慨然展布四體。以盡其心。留侯優游諂諫。每若有所懷而難發。故一則有從容之論。一則有正大之褒。夫古之君子。其出也。所以直已行志也。

然亦將以順時體變宏濟于艱難是故外度其主內度其身遇之  
不同而其應異焉况乎武侯晚年閩外之寄而留侯初終帷幄之  
臣也在易坎之六四近君以濟險而曰納約自牖无咎蹇之六二  
得其正應居外平難則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豈可以疑坎四  
之委蛇矜蹇二之亮節哉傳曰二多譽四多懼近也武侯厲蹇二  
之節故在外而譽不虧留侯有納約之心故居中而事獲濟久哉  
二卦之義留侯武侯當之矣愚嘗尙論三代之下以合於三代之  
英以謂莫先于義利之間莫大乎父子君臣之際良之功成漢室  
而不居亮死之日家無餘蓄其高致同也良報五世相韓之恩亮



追先帝之過其大節均也此其志如日月之光而行有冰霜之潔  
豈區區功名之士贊世之流哉或者再發一志筆有餘而良未免  
於挾策干人以爲優劣夫良有不共戴天之怨於虎狼之秦有能  
報之者良所從也秦項滅而良之志畢良豈區區功名之士哉故  
曰君子之於古人豈苟焉而已亦莫大乎有以論其世也

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必具此見解始足以知人論世第二段  
以易證之尤明

○人說一

○先○從○人○身○打○通○天○地○

日○月○吾○身○之○耳○目○也○五○行○吾○身○之○氣○血○骨○肉○也○風○雨○雲○霧○雷○霆○雪○霜○吾○身○之○吹○噴○噓○呵○汗○淚○涕○液○也○稚○壯○老○者○天○地○之○一○終○一○始○也○疾○病○康○甯○者○天○地○之○一○治○一○亂○也○晝○有○爲○宵○有○夢○者○天○地○之○出○明○入○幽○光○照○靈○秘○也○是○故○世○之○治○也○三○辰○順○六○氣○和○岸○谷○高○深○河○嶽○翕○墮○人○鬼○之○分○判○地○天○之○通○絕○王○道○休○明○而○怪○神○寥○闕○及○其○亂○也○日○月○告○凶○星○辰○顯○隱○灣○麓○交○吞○陵○原○倒○易○妖○孽○之○變○生○而○顯○道○爲○民○惑○人○之○康○也○則○清○華○上○浮○純○美○內○益○滋○潤○營○流○官○骸○滌○盥○神○明○舍○於○中○宮○客○影○沒○於○夢○寐○及○其○病○也○晦○爾○而○晦○蕩○然○而○荒○火○升○水○

降○精○曠○魂○盲○虛○邪○盛○發○而○聞○見○不○祥○是○故○天○地○亂○則○人○失○其○職○身○  
病○則○心○爽○其○常○吁○人○者○天○地○之○主○心○者○形○氣○之○君○也○心○無○病○則○身○  
○段○尤○引○之○奇○病○何○由○作○人○無○亂○則○天○地○之○亂○何○由○根○故○病○起○於○心○而○亂○興○于○人○  
善○醫○者○按○脈○引○理○以○療○其○腑○臟○善○治○者○揆○時○察○變○以○理○其○人○倫○人○  
治○則○兩○儀○自○得○心○平○則○百○體○皆○春○故○曰○人○者○天○地○之○心○也○又○曰○聖○  
人○以○天○地○萬○物○爲○一○身○是○故○古○之○聖○者○致○中○導○和○體○信○而○達○順○效○  
斯○術○者○謂○之○虞○唐○鄉○魯○以○下○世○傳○其○方○不○明○乎○此○則○不○足○以○建○人○  
位○而○稱○皇○負○大○道○以○佐○王○

此與下篇皆奇文大文韓昌黎不得專美

○ ○ 人說二

父母所生日子。草木實亦日子。說文者曰子者孳也。動植有子而  
生道不窮矣。故人之爲天地子也。天地之道所由不窮者也。禽與  
獸之生于天地也。與人同。然言繼天地者不存焉。譬之人則五穀  
也。禽獸則稊稗也。人則嘉果也。禽獸則酸辛也。夫人者中和之氣  
寓焉。肖天地之本然。則其名天地子也。宜矣。人而曠乎其爲人者。  
五穀而化稊稗者也。嘉果而變酸辛者也。故完之與天地相似而  
失之者。違禽獸不遠。聖賢者全體所生。使之蓄其種者也。帝王者  
全付所覆。使之廣其植者也。樹之神盡於質。天地之神盡於人。舍

人○而○言○天○地○之○道○者○譬○猶○棄○實○而○談○枝○華○必○迷○其○名○而○誤○其○種○矣○  
是○故○良○農○善○圃○孜孜○於○美○其○實○欲○其○植○之○廣○也○又○欲○其○種○之○蕃○也○  
聖○人○賢○士○孜孜○於○善○其○身○善○其○類○欲○貴○天○地○之○貴○者○於○不○毀○也○又○  
欲○久○天○地○之○久○者○於○無○窮○也○

以韓柳之格力發程朱之義理于古無前于今無偶

○詩說

詩之說爲先儒所汨沒。至朱子而始得其意。然其可疑者。猶非一而足。蓋先儒之說。謂雅頌者。朝廷之詩也。宗廟之詩也。西周之詩也。國風自邶鄘以下。列國之詩也。東周之詩也。二南。文王之詩。幽風。則周公之詩也。然如鄭衛之武公。秦之襄公。如序者之說。固非盡東周矣。小雅之篇。所謂周宗。旣滅靡所底戾。赫赫宗周。褒姒滅之。此亦豈西周之調哉。惟豳風之爲周公可信。若頌則有成王不致康。噫。嘻。成王不顯。成康者。旣足以明其非盡周公之作。而魯頌則僖公詩也。亦不得謂東遷之後無頌也。且以事理揆之。風者天

子命太史陳詩而得者也。西周之盛。巡狩慶讓之典行。故風謠達焉。及其既東。則天子不巡狩。太師不采風也。舊矣。今乃西京之采樂府之藏。無一篇在者。而盡出於東遷之後乎。則其詩又孰采之。而孰收之也。如謂夫子周游所得。則季札觀樂於魯。而其篇什既備矣。魯存六代禮樂。故自韶。箎。夏。濩。以下。皆具。曾謂昭代樂府。列國之詩。太師之所掌者。盡皆亡。軼而反取東遷以後。不隸於樂府。莫之采。而莫之收者。以與易象春秋並藏。而與韶夏濩武雅頌迭奏。必不然矣。先儒惟局於東西周之說。故於孟子所謂詩亡者。必曰雅亡也。蓋既以雅爲西。而風爲東。則王迹熄自既東。故曰雅亡。

也。近代長洲顧炎武反其說。曰詩亡者直謂風亡云爾。蓋西周之天子詩陳于列國。察其風俗。知其政教。而賞罰行焉。此義明則春秋不作可也。其篇什既亡。軼而無有存者。則賞罰之義不明。而春秋所以作。余謂先儒之說。既偏。顧氏殆亦蔽於先儒之說。從而爲之辭。而並不可信。以愚論之。十五國之詩。必也○前○人○東西周具有焉。而後可通也。不獨風爾。大小雅之詩。亦必東西周具有焉。而後可通也。西周之時。巡狩述職。通于天下。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故其巡狩也。風詩作。而慶讓黜陟隨之。其述職也。雅詩作。而慶讓黜陟亦隨之。凡今之風雅云者。大抵此類也。其東周以後之風雅。則亦列國



之遺俗時有傳篇京周之故老閔時思舊各以其體附之者也二  
南蓋西周畿內之風而不盡出于文王頌亦西周列廟之樂而非  
盡作于周公如此則風詩所謂淇澳緇衣雅詩所謂周宗既滅褒  
姒滅之二南所謂王姬之車周頌所謂不顯成康云者不亦釋然  
而皆可通已乎孟子詩亡云者蓋言風雅俱亡也東遷以後巡狩  
述職不行則風雅俱亡矣縱有所謂舊俗之歌謠故老之詠慨然  
皆變風變雅之餘音而無當于明時黜陟勸懲之義則其謂之亡  
也固宜春秋具列國之貞淫治亂而施褒貶焉則風之指也明于  
事之禮樂征伐而謹僭濫焉則雅之指也詩亡然後春秋作意蓋

如此也。然則其有王風何也。曰二南。西。周。畿。內。之。風。也。王。風。東。周。畿。內。之。風。也。以。畿。內。之。有。東。西。則。知。列。國。之。亦。兼。東。西。也。王。風。列。於。邶。鄘。衛。之。後。何。也。曰。無。他。意。也。衛。爲。殷。都。故。不。夷。於。列。國。如。頌。之。以。商。繼。周。者。耳。以。服。事。殷。革。命。猶。尊。焉。文。武。周。公。之。志。也。曰。當。時。紂。在。北。方。而。文。王。之。化。先。行。於。南。故。其。詩。曰。南。如。子。之。說。則。南。之。義。奚。取。焉。曰。謂。文。王。之。化。行。於。南。國。者。蓋。見。詩。有。漢。廣。江。沔。之。章。是。亦。傳。會。之。說。云。爾。北。鄙。之。風。殺。伐。而。南。方。之。風。和。厚。故。舜。作。五。絃。之。琴。以。歌。南。風。然。則。二。南。云。者。但。取。其。風。之。和。而。非。以。其。地。之。限。詩。曰。以。雅。以。南。以。籥。不。僭。雅。正。也。南。和。也。二。雅。二。南。之。名。其。

以此而起與。嗚呼。如前之說。則先儒之義。不可浴者多矣。朱子之傳。少變序說。世之詬厲者。至今未熄。若如此而盡變之。其不以爲怪妄。幾希。雖然。不直則道不見。而古人有蓄疑之戒。直其所疑。以俟。夫世之君子學者之事也。

盡掃雲霧。然後日月晶明。昔人所謂陷銳廓清。比于武事者也。

○ 修德說

人生所重。惟在修德。德者何也。吾性中所自有。中庸所謂性之德者。是也。其本則自天地而來。與天地不相似。則謂之悖德。易言天地有四德。曰元亨利貞。然統之者元也。其在人曰仁禮義智。然統之者仁也。惟其統於元也。故曰天地之大德曰生。惟其統於仁也。故朱子曰。仁者心之德。然則人而不仁者。如德何哉。德以仁爲本。仁以孝爲本。凡人生來有愛父母兄弟之摯情者。此其終身立德之基也。然恐自幼而長。逐物變化。如孟子之所云。故聖賢教人不失其赤子之心。而益加以充養之道。誦詩讀書。欲其感發開明於

此也。敏行慎言。欲其維持保任於此也。溫恭朝夕之閒。常自檢省。此藹然之意。常流乎此廓然之心。常在乎有乖厲。輒自消磨。有褊狹。輒自開拓。無論父母兄弟之親。故舊朋友之愛。卽自州里至於行路。常使矜憫含容之意。多憤疾較爭之事。少如此。則爲有德之人。然後禮以節之。義以成之。智以通之。庶幾乎可以進於德之盛矣。

于籛統中特指出愛父母兄弟之摯情一層。極有把握。以下層層拓開。亦令人首肯。

○○朱陸析疑

有宋中葉。運曆五百之期。天顯聚奎之象。其所以紹絕學。理遺經。使聖人之道。復明於斯世者。豈偶然哉。周邵程張。皆以先覺之資。任道統之重。又幸而相師相友。講明其所未至。其淵源所漸。所以深造直達於聖人之蘊者。必有非後人之所能窺者矣。虞廷羣后。鄒嶧諸哲。以來於斯。爲盛。是以千餘年之蕪翳。堙塞啓之闢之攘之剔之。聖人之道。灼乎其可見。坦乎其可循。嗚呼。其功可謂偉哉。南巡以後。而朱子出焉。祖孔孟。宗周程。正六經。黜百氏。躡中庸之堂。而入其室。雖聖人有作。不能易也。而在當時。與象山陸氏。其學

終不能以相一後世隨聲之徒入者附之出者汙之始也安于性之所近繼遂執爲門戶之見而不可回嗚呼彼固不知朱子然亦何足以知陸氏哉夫陸氏之論躬行必先於明理其言窮理必深思力索以造於昭而不可昧確然而不可移此固與朱子知行之學同歸而其心悟身安言論親切雖朱子亦且感動震矜而爲之左次然則朱陸之道豈如一南一北之背而馳哉其始終大致所以不合者陸氏之反約也見○此○語○動○心○得○此○近○人○紛○紛○辨○說○詳○不○能○速收功也近其教人之法則徑而多易○所○言○疎朱子之用力也漸衛道也嚴其教人之法則周而無弊也夫破末俗之陋傳聖賢之心洗訓詁之訛發精微之意若是者固二子

之所同心。然惟其訛且陋也。則必有以矯而正之。爬梳剔抉其枝葉。以達于本根。使夫精微之意。聖賢之心。學者有所望而至焉。豈可謂是無益之業。而不復措意於其間乎。孔子聖人也。問禮于老聃。問業于萇。宏問官於邾子。假年學易。至於韋編三絕。而不能休。歎夏商之文獻不足。足則吾將往而證焉。仲尼亦胡爲是孳孳而事此無益之業哉。所謂文武之道。未墜於地。而天之未喪斯文者。蓋在乎此也。經莫大於易。易莫大於先天。先天之學。不傳久矣。自堯夫發之。而陸氏以爲非作易之意。無極之妙。主靜之宗。自濂溪啓之。而陸氏以爲是老子之旨。性之所以善。心之所以仁。主敬之



要知行之方。自程氏兄弟明之。而陸氏以爲與孔孟之言不相似。凡如此類。皆可以見其講學之疏。而其議論舉指之間。猶未免于精神用事。而氣不可掩。不如朱子之粹然。平中有以。極其規矩準繩於無憾也。揆厥所由。陸氏蓋見世之支離沈溺。而不能以自振。故刊落擺脫。直接乎孟氏之傳。然愚竊觀夫孟子之時。發明人心。而無述作者。去聖未遠。羣經大備。故第啓管籥。示闕津。以爲當世人心對病之藥而已。自漢以來。道喪文弊。禮樂詩書掃地而盡。異端邪說。諸子百家。紛紛藉藉。相亂學者。顛倒眩昏於其中。何由而見聖人之宗乎。濂洛諸子。扶持整頓者。未幾或疑或信。若明若昧。

又○繇○延○而○將○絕○是○故○朱○子○之○屹○屹○著○述○以○終○其○身○殆○有○所○不○得○已○  
也○昔○周○之○衰○王○道○廢○而○舊○章○亂○邪○說○繁○而○大○義○乖○於○是○仲○尼○討○論○  
墳○典○述○帝○王○之○道○正○雅○頌○之○篇○除○九○邱○黜○八○索○修○明○禮○樂○之○遺○文○  
使○萬○世○道○術○有○所○統○一○朱○子○之○心○孔○子○之○心○也○若○以○六○經○爲○注○脚○  
章○句○爲○俗○學○豈○獨○足○以○病○朱○子○又○上○以○爲○孔○病○矣○由○此○言○之○陸○氏○  
之○學○得○無○極○高○明○而○失○之○過○反○說○約○而○弊○則○疎○者○乎○是○故○陸○氏○之○  
學○吾○儒○之○學○也○其○閑○道○也○猶○謹○其○擇○言○也○猶○精○非○若○明○之○中○世○儒○  
墨○老○莊○混○爲○一○途○始○也○師○其○意○後○也○言○其○言○靡○然○遂○入○于○二○氏○而○  
不○可○反○者○也○雖○然○追○原○其○弊○則○謂○非○陸○氏○爲○之○端○不○可○蓋○朱○子○之○

再提仲尼

言曰今之以學自立者門戶衰塌唯陸子靜精神啓發其流禍未  
艾也嗚呼賢者之爲慮豈不遠哉竊觀自朱子而後幾四百年之  
間守其學者崇正經敦實履循乎其不畔逮乎中明士大夫自  
以其意爲學於是乎章句不足守文字不足求甚而典訓不足用  
義理不足窮經術文字議論行檢胥爲之一變而風聲大壞矣傳  
曰差之毫釐謬以千里又曰不知其形視其影生今之世有欲爲  
聖人之學者與吾願謹而擇之其有世教之責者與吾願審而思  
之

處處提出孔子作案遂使接孟子之傳者不得開口其文亦明

辨以哲絕無爭心末仍推重陸子不與陽明一例尤爲持平○  
當時有三大儒平湖專宗朱子不容一語出入安溪宗朱子而  
能別白其是非雖州宗朱子而亦兼取陽明其疑大學補傳與  
安溪同而不詆毀先儒與平湖異